

街頭話劇

上當



趙一烟著

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發行

街 頭 話 劇

上 當

顏 一 烟 著

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發行

上當

——街頭話劇——

時：一九五〇年秋。

地：東北某城市。

人：張父——小職員，五十多歲。

張母——五十多歲。

張明志——張子，廿多歲，中學生。

張明英——張女，十幾歲，中學生。

吳德興——特務。

竇破爛的。

（吳德興上，四處看了看，向內喊，）（註一）

吳：老張大嬸，在屋嗎？

（張母上）

張母：誰呀？喲——吳德興啊！你這是打那來呀？

吳：打家來！上街裏去，路過這門口，進來看看大嬸！我大叔還沒下班嗎？

張母：沒哩！說今兒閑支，得比每天回來的晚哩！

吳：噢！兄弟妹妹也還沒放學？

張母：放了學也不回來呀！不在外頭浪蕩够了，誰回來？！

吳：老張大嬸！我雖說搬到這街上來的日子不多，可是我的脾氣秉性，您也能摸着個八九不離十了！我這個人啊，就是天生的直心眼兒，熱心腸，肚子裡憋不住話啊！

張母：是啊！我也是個直性子人啊！還就喜歡個心直口快的！這些日子咱們來往的也挺不錯，有啥話你就說吧！

吳：大嬸！要我說呀，往後您得多管管我的兄弟妹妹，別叫他們這麼成天在外頭跑了！

張母：（一驚）怎麼的？他們在外頭給我幹下啥不規矩的事兒了嗎？！

吳：哎！那倒不是！那倒不是！（故作機密）大嬸！您就沒聽說？這兩天外頭風聲可緊啦！

張母：哎！你兄弟妹妹在家裡有時候也叨咕兩句，我可也沒大着耳朵聽！

吳：哎呀！這麼大的事，您都不大着耳朵聽？您知道，又要打仗啦！

張母：是啊！他們也是說啥朝鮮打仗啦！還有什麼美國哪、中國哪、蘇聯哪、民主陣營哪、帝國主義哪……說葫蘆道茄子的，誰知道啥跟啥呀？

吳：那您就沒及早準備準備？

張母：我可準備個啥？他們打他們的仗，還擋得住我吃飯睡覺啦？

吳：哎呀！我的老太太！這仗若是一打起來，您的飯可就吃不成了啊！

張母：那爲啥呢？

吳：爲啥？我先問問您：您家的高粱米還有沒有？

張母：有啊！

吳：够吃多少日子的？

張母：十天半拉月的還够吧。

吳：這不結了嗎？您家的高粱米，才够吃個十天半拉月的，這還不說準備準備，往後還不是等着挨餓嗎？

張母：真的？吳德興？那你快給我說說，倒是怎回事？哎！我們那孩子大人啊，什麼事也不跟我說啊！

吳：我也就是看着我大叔他們爺三，成天在外頭忙活，家裡事一推六二五，

全攪給您一個人，我這才趕過來給您送個信啊！

張母：你的心眼真是不錯，那你就快給我說說吧！

吳：大婚！我這話說在這兒擱着！不出一個月，保管高粱米漲得比金子還得貴！有金子都買不出來米來呀！

張母：哎呀！真的嗎？！

吳：哎！我糊弄您幹啥？您成天在家裡悶着，沒出去看看啊！這街裏都快鬧翻天啦！

張母：真的？！那可咋整啊！你快給我出個道兒吧！

吳：管閒事落不是！您家裡的事，我可是不敢多嘴啊！

張母：瞧你這個人！常言說：遠親不如近鄰，咱們趕上搭子個鄰居這也是個緣分啊！有什麼話就直說吧！跟我你還習外嗎？

吳：（從身上掏出一大疊鈔票）您瞧！我這不是也趕着準備了嗎？

張母：喲！你真趕啊！

吳：什麼趁呀！我這是把屋裏屋外，穿不着用不着的都賣了啊！

張母：都賣了？

吳：是啊！少穿點少用點不要緊，別叫肚子受罪呀！我這就上街裡去，把

這些錢都買了糧食！

張母：都買了糧食？

吳：嗯！買上它半年十個月的存下，那仗再怎樣打，咱不也餓不着了？

張母：是啊！你這個招兒真好！哎！你怎不早說呀！

吳：這會兒說也不晚呀！（作得很關心似地）您要賣東西，可得快呀！糧

食一天一個價，順着風往上漲啊！

張母：（看了看，想了想）哎！我這個家呀！那兒有什麼好玩藝？就是些破

瓶子爛罐子的，沒啥值錢的東西呀！

吳：常言說：破家值萬貫，划摟划摟，什麼也是錢呀，像眼下穿着用不

着的！

張母：眼下穿着用不着的？！嗯！你大叔倒是有套棉制服，可是……

吳：（搶說）棉制服最好啦！最好啦！

張母：可是，眼看天就冷了，棉衣就該上身了啊！

吳：哎呀，我的傻大爺！有棉制服趁早賣！第一，能够賣上價，第二，大

爺，我說：您再別叫我大叔跟我兄弟妹妹們穿制服了！

張母：那爲啥呢？

（吳在張母耳邊低聲說了些什麼，張母大驚）真的嗎？！哎呀！真是多虧你告訴我，往後一定不叫他們穿制服了！他還有一件大衣哩！

吳：（緊說）也賣啦吧！

張母：你兄弟妹妹還有兩套新作的單制服……

吳：（緊說）都賣了！

張母：對！都賣了！

吳：往後有錢再做便衣。

張母：對！有錢再做便衣。

吳：喲！東西越吃越少，話越說越多，我這話可是說得沒頭啦！大嬸！您趕緊準備吧！我得走啦！

張母：唉！坐會兒，喝碗茶再走嘛！

吳：不啦！我得快買糧食去！大嬸，您不知道，這幾天糧食可難買啦！像僞滿時候領配給品似的，排隊都排出半條街去了啊！

張母：喲！那我這個事也得快點辦啊！

吳：越快越好！若不然人家都搶着買完了，咱有錢也買不着了啊！

張母：對！就辦！正好你大叔今兒個開支，等他領回來薪水，我也叫他都買

了糧食！

吳：對！這是正辦！——還有，可別忘了，少叫我兄弟妹妹們出去，能管住點就管住點！（又附在耳邊說些什麼）

張母：（連連點頭）對！對！忘不了！忘不了啊！

吳：回頭見！（匆匆下）

張母：回頭來啊！（興奮的自語）哎！真是多虧搭了個好街坊啊，那爺三啊！簡直就是比死人多口氣！這麼大的事，回家來都不跟我說！

（賣破爛的（下簡稱賣）在外喊：『破爛換錢！碎銅爛鐵換錢！』

張母：（向外喊）賣破爛的！過來！

（賣破爛的挑擔子上，一邊吆喝着）

賣：破爛換錢！碎銅爛鐵換錢！

張母：賣破爛的，我這兒有幾套衣裳，賣給你要不要？

賣：行！先瞧瞧貨吧！

張母：（揀出一套棉制服）瞧！這套棉制服怎麼樣？裏面三新，還是斜紋布

的哩！

賣：（翻看了看，故意地）這套衣裳啊！賣不出價來呀！

張母：噢！這往後不正穿嗎？瞧這料子，瞧這手工活！這不比小棉襖強多了嗎？

賣：哎！這還真就沒小棉襖好賣哩！您老尋思尋思；老百姓不穿這個；公家人呢？供給幹部，有上頭發；薪俸制的呢，人家一個月拿好幾百分，誰有錢不樂意可身作一套新的？

張母：（又揀出一件日本大衣）這件大衣好賣吧？瞧，還是在早日本子軍用的哩！

賣：（看了看）不行！這過時了！

張母：樣子過時了有啥關係！你瞧這是什麼材料，穿穿你就知道了，真是風雪不透啊！

賣：不行！不行！還有什麼能賣上價的給我看看吧！竟這樣的，我買了去也是爲難啊！

張母：還有兩套單制服，是給學生新作的，一回水都沒下過哩！……（拿給他看）

賣：（看也不看地）這更不行了，都快立冬了，誰還買單衣裳？！

張母：照這一說，你都不要了？

賣：（假意爲難一會）哎！不是不要！是小買賣勾當，賠不起呀，不瞞您說

我們這行子不能跟大買賣家比，就得趕買趕賣，不能說買回去裝箱，壓本錢啊！

張母：說乾脆的，你到底要不要吧！？

賣：（又假作爲難了一會）哎！你老照顧了我一回，還能說不要，這麼着——就這一堆，你老就要個價吧！

張母：（想了想）二百萬，怎麼樣？

賣：哎呀！媽呀！新的都作出來了！

張母：那可是瞎說！（指大衣）就這一件，你二百萬也買不下來呀！

賣：那你老另找主吧！我可不要！（挑起擔子就要走）

張母：（急攔）哎！別走啊！漫天要價，就地還錢，嫌多，你也給個價啊！

賣：（返回，又仔細看看，伸出三個手指）這個數！

張母：這是多少啊？

賣：三十萬！

張母：哎呀！差天上下去了啊！不行！這個買賣咱們算黃了！

（捲起衣服要回去）

賣：（又攔叫）哎！你老請回！買賣不成仁義在啊！你老請回！咱們再商

量商量！

張母：差的離了格啦！沒啥好商量的了啊！

賣：哎！你老請回呀！什麼買賣能有一句話說就成的？這麼着——你老再讓點，我再加點，兩下就和就和，不就成了嗎？

張母：（回）好！我也不跟你磨磨蹭蹭的！我就讓二十，一百八！再少可就不行啦！

賣：老太太！我看你老是實心賣，我也是實心買！我也就不跟你一萬兩萬的對付了，我加十萬，四十，怎麼樣？

張母：（又注意到桌上放着個暖水瓶，拿了過來）來，再加上這個暖壺，你看給多少？

賣：（看了看）這個更不值錢了！

張母：這是五鎊金錢的呀！上海貨啊！買新的得百十來萬哩！

賣：那不是新的嘛！

張母：就你痛快的說個價吧！

賣：乾脆！五十！

張母：作買賣得憑良心啊！光說這些衣裳要作新的，三百萬也不來呀！

賣：那你老就別賣了！（忽然想到）噢！老太太！真格的，這都快立冬了，眼瞅着這些衣裳就該上身了，你老不說留着穿，怎還往外賣呢？

張母：噫！不急等錢用，誰賣呀！

賣：急錢用？你老要買啥這麼急啊？

張母：買米呀！聽說這幾天糧食隨風漲，想多買下幾個月的存着！

對啦，你成天在街上跑，你知道今兒個高糧米什麼價了？又漲了吧？

賣：沒，沒漲……（一想，急忙改口）噢！我這兩天沒買米，漲沒漲我還不知道哩！

張母：我可聽說漲了啊！

賣：你老聽說漲了，那準就是漲了唄，那你老就快把這些衣裳賣了吧！

張母：可你給的價太損了啊！

賣：哎喲！老太太！又要吃肥豬肉，還又怕肥豬咬！你老不是聽說糧食漲了嗎？那不是早買早便宜？

張母：是啊！我也是這麼尋思啊！

賣：（看出他的心活了，緊釘一步）是呀！老太太！你聽我給你算個賬，今

兒個你老若是賣了，拿這五十萬，你老還能買個一百多斤高糧米——一百多斤啊！可是今兒個你老若是不賣，你老不是聽說糧食隨風漲嗎？那往後你老這些東西就算還有人出五十萬買，可你老拿那五十萬，不就怕連五十斤都買不出來了嗎？

張母：（沉思自語）哎！這話可也不假呀！

賣：（看出他的心思，故意地）對！老太太！你老個個兒心問口，口問心地再好好核計核計吧！我得快作買賣去了，這工夫賠不起呀！（說着挑起擔子就走）

張母：（最後下了決心）哎！就五十萬！賣啦！

賣：（放下擔子，立刻陪笑的）這個賬你老算過來了吧？往後你老就知道啦！這些東西您賣的一點也不吃虧呀！（一面往筐裡放東西）

張母：得了，別囉哩囉嗦的啦！快拿錢來吧！

賣：（放好東西，掏出錢來，數了五十萬給張母）哎！君子一言，快馬一鞭！我說了五十，就得照數給你呀！其實啊，我給了這些數，就後悔啦！我挑了出去，是一準賣不上這個價啊！行！賠個十萬二十萬的，

就算我拉了你老這個主顧了！往後多照顧啊！（挑着擔子下，在外繼續吆喝：『破爛換錢……』）

張母：（已經數完錢，斜楞了他的後影一眼）你賠錢還要我多照顧！（看看錢）嗯！快買米去！

（急跑去，拿了個麻袋，就急急往外走，正碰上張明英從學校回來）

明英：媽！您出去呀！

張母：（沒提防，一驚）喲！明英呀！吓我一跳！你哥哥呢？

明英：我沒看見哥哥，我下了課就開會，開完會就回來了。

張母：開會！開會！就是開會！開會開的你們把家都不要了！

明英：媽你怎麼說這話呀！我們開會是正事啊！

張母：對！正事！正事！沒飯吃的時候可別回家找我來！（說着夾着麻袋就要往外走）

明英：媽！您幹啥去？

張母：（隨口答着）買米去。（又往外走）

明英：（一把拉住）買米？咱家不是還有米嗎？

張母：那不够呀！

明英：不够？我看咱家那些米，再有半個月也吃不完啊！

張母：半個月就行啦？（還往外走）

明英：（覺得不對，又急拉回）媽！您別走！您說說，今兒個您幹啥這麼急着去買米呀？再說，您那兒來的錢呢？我爹領薪不是還沒回來嗎？

張母：我！我……（一時不知怎麼回答）你不用管，反正我有錢！

明英：（更覺得不對，急拉回母）媽！你先別走！你坐下，聽我說！（強按母坐）

張母：（坐下，憤憤地）有啥話，快說吧！

明英：媽！我問您！你不是聽了什麼謠言啦？

張母：謠言？

明英：是啊！我在學校聽說，這幾天有特務分子到處造謠破壞。說什麼：打起仗來糧食要漲價呀！又是什麼有用不着的東西，快賣了，買米存下啊！——媽！你說你是不是在那兒聽了這些特務的謠言啦？

張母：特務？我可不知道誰是特務，反正我就知道：這幾天糧食一天一天的往上漲，再不趕早買下點，往後咱這一家四口，就得等着挨餓！

明英：媽！您這些話都是從那兒聽來的呀？我看，你準是聽了特務的謠言

啦！

張母：又是特務的謠言？

明英：不是特務是誰呀？就是那些特務壞蛋，到處散佈謠言，說糧食要漲啦！再不買往後就得挨餓呀！有些落後份子，腦筋糊塗，就真信了他們的話，真都等着搶着的買糧食。更叫人生氣的是：有人手裡沒現錢，把好些有用的東西，挺賤挺賤的賣了出去買糧食！媽！你說這樣的人落後不落後？

張母：（雖然被女兒罵中了自己的病，但是也無可如何，勉強的答應着）嗯！落後，落後！

明英：哼！這號人啊！自己上了特務的當，還不知道哩！媽你說是不是？

張母：（無可如何的）嗯，嗯，是……

明英：要我說呀！這些人簡直成了特務的義務狗腿子啦！媽！你說呢？

張母：（惶惶然不知所答）嗯！嗯！是……（過一會，還是有點懷疑地）

那你說，咱這地方，眼下不缺糧？

明英：哎呀！我的媽呀！你怎麼糊塗呀！咱東北是全中國有名的糧食庫，還能缺了糧食？別說眼下不缺，就是往後，多咱也缺不了糧食啊！